

[日] 高村 薰

# 新 李 尔 王

下

于婧 译



新李尔王

新リア王……………

SHIN LEAR OU Volume 1—2 by Kaoru Takamura  
Copyright ©2005 by Kaoru Takamur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722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李尔王：全2册 / (日) 高村薰著；于婧译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8  
(七曜文库)  
ISBN 978-7-5534-2793-5

I. ①新… II. ①高… ②曹…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90112号

## 新李尔王 全二册

---

作 者 [日]高村薰  
译 者 于婧  
责任编辑 王平 张晓华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43.75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13501282885  
印 刷 北京上元柏昌印刷有限公司

---

ISBN 978-7-5534-2793-5

定价 7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邮箱：010-63109462-1040

## 第三章



## 初江

逗留第三日。荣再次被贯穿黎明暗夜的轻音乐声吵醒。就跟几千万条电线戳在夜色中一般——刚醒来的耳朵叫苦不迭。睡在隔壁被窝的彰之猛地冲了出去。荣明白了屋外发生了什么。这便是第三天的开始。

荣赶忙起身，透过厕所的窗户往后院张望。与漆黑的雪墙无异的杂物间小门里透着光亮，还有震耳欲聋的录音机音乐声。手持木刀的彰之正朝小屋走去。走到小屋门口，他一把拽开木板门，举起木刀大喊：“滚出来！”

之后，几个手持金属球棍的年轻人冲了出来，与彰之一阵扭打。木刀与金属激烈碰撞，就连身在厕所的荣都能听到那响声。昨天早上见过的那姑娘站在门口，手里拿着录音机与啤酒罐，笑得前仰后合，小红狗化作一团黑影，在周围蹦来蹦去。彰之再次喊道：“滚出去！”不知从何而来的声音与惨叫无异。

荣的脑子还没转起来，脚就先迈出去了。他冲出了厕所，可惜腿脚并不如他所期望的那般机敏，等他跑到库里门口的时候，外头的吵闹声早已如鸟兽散去。他只看见身着花花绿绿防寒服的年轻人们连蹦带跳地往外跑，仿佛隆冬时节的印

第安舞蹈。有举着球棍手舞足蹈的，有上蹿下跳的，有边喝啤酒边高声乱喊的。年轻人们怕是把车放在了山门附近，他们伴随着录音机的音乐声与高吼冲向雪道，嘴里还喊着“淫乱和尚——淫乱和尚——”淫乱，淫乱——仿佛一群猴山里的猴子。那放纵的笑声迅速混杂在引擎声中，远去了。

荣站在库里门口等了几分钟，可彰之迟迟不见人影。泥地间实在太冷了，他只得先一步回卧房，思索着方才的所见所闻。思索手持木刀的儿子那木板一般的背脊。思索双方动真格一般的暴力。思索儿子的惨叫。思索年轻人们如冰凉烟火般的笑声。思索草庵好容易沉静下来的荒凉。

他喘着粗气扪心自问。从政四十年的归结点——甚至没有让这一感触插足的余地。战后的民主主义为何没能培养出一般社会的公共概念呢？——这一反省也显得如此无力。莫非之前的那一幕，就是在他脚边张开血盆大口的新时代吗？真的看过了才发现，年轻人的“动物化”倾向比他想象的更严重，而他对这一现象的生理性不快也比他想象的更严重。这群动物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并不重要。面对新时代的相貌，他所有的只是起一身鸡皮疙瘩的拒绝、拒绝与拒绝。

然而，黎明时分的骚动并没有结束。彰之迟迟不回卧房。五点不到却直接去本堂上了早课。过了一会儿。天稍稍亮了一些，玻璃窗外传来单车的响声。那车停在了山门前。骑车人下车，敲起了本堂木板门，喊道：“我是派出所的！”诵经声戛然而止，随即传来彰之开木板门的声音。“秋道回来了吗？”“没。”“又出伤人案了。”两人说起话来。那是个乏味

平板的声音，年龄三十许间。这位乡下的巡警正想在小小权力的快感和与生俱来的善意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荣在被窝里竖起耳朵。那声音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五所川原发生了一起伤人案，双方都是暴走族的，被捕的少年供出秋道当时也在场。而彰之说，秋道在三十日夜里逃出去了，至今未归，等他回来了一定让他投案自首。

“他有前科，这次可不好办喽。”巡警说完便扬长而去。

伤人案、逮捕、前科——荣只得回忆起黎明时分年轻人的狂态，便在卧房里多留了一会儿。不久，彰之留下锅上的粥出门去了。过了一会儿，山门前再次传来车声。住持！住持在吗！——这回是个年过五十，习惯了对人呼来喝去的声音。来人沿着石阶往上爬，一边喊着“住持！住持！”一边瞧了瞧本堂与库里，又绕去了后院。

荣再次赶去厕所，看见那人的背影朝小屋走去。彰之就站在小屋门口，来人引得小红狗又叫唤了起来。彰之拿着扫帚，连招呼也没打，而那男人双手插在西装裤口袋里，一动不动，连头也不点一下。荣听不见两人的声音，但那男人待了不到一分钟便转身走了。荣瞥了他一眼，发现他曾在自民党县联见过此人。看来这人定是黎明时分出现的那姑娘的父亲，也就是木造町议会的议员。

议员的的车开走之后，荣无可奈何地回到库里，发现本堂又出现了一个陌生人，正四处张望。啊——为时已晚。此人身材消瘦，有些驼背，穿着高级法兰绒西装裤。他开口说道：“您是国会议员——”



“你是施主头三谷先生吧？犬子在后院的小屋那儿。”荣急中生智道。来人年近八十，但仍对眼前的国会议员福泽荣产生了无穷的好奇心，整个人都往前倾了。他就是今年二月在知事选举中推举了别人而不是亲生儿子并以失败收场的福泽荣？他就是这两天在报上炒得沸沸扬扬的那个失踪了的福泽荣？他就是那个和尚的父亲，而且那和尚还有个行为不端成天进警局的儿子？这个穿着破旧工装裤披着棉袍一头白发没有梳过的就是福泽荣？他的表情便是如此。而他也透着一股“不将上北的福泽家放在眼里”的地主气。荣仿佛被泼了一盆冷水似的，问道：“有何贵干？”

“啊，实不相瞒……”施主头含糊半天，方始开口，“町议会议员木岛先生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要来找住持，我就来通知他了，不料竟撞见您……”

“町议会议员？那他跟犬子见过了。我不知他此来有何贵干，如果是我孙子在五所川原犯的伤人案，那我方才已听说了，是巡警来通知的。”

“这样啊，啊……这事儿可真是——”施主头顾左右而言他，绕着圈子，“话说今天早上五所川原的一个建筑公司老板的儿子被住持用木刀打伤了，好像还骨折了，这事儿实在蹊跷，那孩子的父亲叫嚣着明天要跟木岛一起来找住持谈判呢。”

“啊，是早上那事儿啊，我都看见了。他们走的时候貌似没有人受伤，当务之急是让那个所谓的伤者去医院，带着医生开的诊断书去报警。您也知道，犬子是没有钱私了的。”

荣用最大的耐心回答着，而留在火上的砂锅盖响个不停，

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倒是一旁的施主头按捺不住，说道：“得赶紧把火灭了，”边说边往锅子那儿跑。一瞬间，荣仿佛捅了姜子的孩子一样，不禁回答：“这粥是犬子在煮……”这时他又陷入了自问自答中。他究竟在这儿做什么？究竟在等什么？昨天之前，他还带着某种预测面对着亲生儿子，可彰之呢？拨开外壳一看，他每天晚上都要与跑来寺里大吵大闹的孩子做斗争，还被小他二十多岁的不良少女缠上了，而不良少女的父亲则频频杀上门来找他的麻烦。末了他还抛弃了理应规规矩矩完成的行持，甚至忘却了火炉上的砂锅。如此失态，还需要更多的言语去描述吗？荣这个当父亲的还有必要尝试着去理解什么吗？这样真的有意义吗？

然而在数秒的呆滞后，施主头再次发话。果不其然，他也是大户人家出身，乡下的生活显然让他百无聊赖。

“哎呀，不知道跟老师您说这些妥不妥哈，实不相瞒，农道的扩张工程就是普门庵的施主家在反对。工程迟迟没有进展，五所川原的某某承包商与木岛简直满腹牢骚，可让住持去周旋也不是回事——”

唉，反正就是这档子事。政治家与建筑公司在屏风山的苗圃建设项目中大捞了一笔，但要是增加了土木器械，扩大了经营规模，建筑公司便会张口要下一份工作，一会儿要农道，一会儿要水路，一会儿要整理区划，为了翻出一块新土地，町议会不得不四处奔走。而当地人看到这幅景象自然燃起了希望之火，他们用光了所有积蓄，买来新车，开去哪儿呢？柏青哥店和小酒馆。看到丈夫这样，妻子们当然不甘落后，

她们跑去购物中心买来最新的家电产品和衣服，而老人们则被不知该如何使用的微波炉和录像机围了起来，成天坐在电视前发呆。而这位施主头呢？他唾弃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又自知处在不上不下的位置，所以才露出一脸倦容吧。

“这住持吧，也不知该说他老实呢，还是顽固——当然他的本职工作是在法事上念念法华经什么的，可他也可以给町议会一点面子，说服施主把该卖的卖了，该收的收着啊，要是他是这种人，施主的数量就不至于少到今天这个地步了。啊，其中当然也有我能力不足的关系，总而言之要是施主的数量只有三十户，寺院的确运转不下去啊，所以上个月本寺还有施主这边向宗务所提出，要让普门庵空着。”

“就三十户？还要取消普门庵的住持？这事我怎么没听说？”

“这也是时代的大潮吧——”

原来如此。对故乡漠不关心，任郁闷不断发展，放任坡上的草庵荒废的就是这人吧。荣如此想到。但他的惊讶与失望并不鲜明，那是因为他的故乡——上北和三八的地主们多多少少也有这种倾向。将半个身子委于时代的潮流，剩下半个则留在代代相承的传统上，两者都是为了炫耀自身的见识与血统。而只委半个身子，也能让它进退自如，应对各种时代的变化。如此模棱两可的人，在荣的眼前又多了一个。是吗。让周围一摊乱七八糟事儿的和尚念众生一切成佛的法华经也没什么值得感恩戴德的是吧。在土地改革的得失面前，妙法莲华与菩萨行都成了耳边风是吧。故乡就真的如此贫穷吗。

不，无论是广阔的农田，还是土地改良所带来的财富，

都无法抹消这片土地的人们的无聊与阴郁，因为那是从大地中涌出来的蠕虫。坡上的草庵中，正当壮年的单身和尚独自侍奉佛祖，他用超凡脱俗的声音吟诵着五十佛的唱名。可不等那声音在消失在微风中，就被潜伏在家家户户的地虫吃了个一干二净。

“总而言之，请您转告木岛，明天五所川原的那位若是要来本庵，请务必带上县警本部的柴崎浩平与五所川原片区的署长。告诉柴崎本部长，是我福泽荣请他过来。还有，我正在度假，请明天早上再将这事告诉木岛吧。在那之前请务必不要声张。”

荣如此说道。施主头说：“啊，这样啊……”一副无论如何都只用半个身子接受的态度。他尴尬地笑了笑，转身离去。

荣呆呆地望着溢出砂锅的粥，望着那眼看着就要裂开的锅子，望着冒着泡的白粥，心中掠过一丝感慨。但他立刻想到，自己的内心才是最可疑的。最终，他还是没有碰那锅，直接回了卧房。几分钟不到，彰之从库里回来了。两人的行钵与昨日并无不同。这也是荣那天早上第一次与儿子相对而坐。彰之的表情与动作仍是暧昧不清，是非难分。压抑真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反而显得不那么做作了。

“你回来之前，三谷先生来过库里一趟，他说明天那个叫木岛的町议会议员要来。我并不打算跟你刨根问底。一九八〇年那会儿你口口声声说要抛弃诸缘，可如今你成了俗家和尚，面对着‘生存’这一课题。今天早上我还亲眼看见了那一幕幕，”荣暂且如此说道，“然而你的坐禅辩道成了什么样子呢？你的佛家身体离今生的现实越来越近，即便你不愿意，也要越来

越接近法华经所说的普度众生，要是到了那个地步，你的‘只管打坐’就不得不做出改变了。即便仍是‘莫归乡’，若是你的独坐连亲生儿子都拉不住，就更不用提那些施主了，也别提什么行持报恩和众生无边誓愿度了。要是你决定让普门庵空着，再到别处去，那你现在的皈依心又要作何解释呢？——啊，是我太心急了。今天早上出了太多事，总而言之明天肯定会有客人来，要是秋道被捕了，你肯定也没法安然度日了吧。所以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快说吧，说下去。昨天我也说了，这应该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这儿。利用有限的时间，能说多少就说多少吧。对了。一九八三年那个叫初江的人是怎么来的我还没问清楚呢。先从这事说起吧。”

然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荣不禁苦笑。彰之沉默片刻，道：“也是哦……”接着则报以半透明气体一般的浅笑。荣又想到：啊，当年与儿子们对峙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况？他们虽是血肉至亲，可又像完全未知的生物，那眼睛，那鼻子，那嘴巴，名为‘他人’的陷阱我岂会不知？啊，对他而言，我就是个外人，就是个只配这种表情的外人啊。我究竟算什么？事已至此，留在儿子眼前这一行为本身仿佛成了奇迹。三天前，他还怀着某种暖暖的期待，可一见面，那份期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还有某种磁力在发挥着作用——不，这究竟算不算磁力呢？坐在荣对面的究竟是谁？他与荣的距离不近也不远，这种保持距离的方法莫非就是庶出的极限？说到底，他不知疲倦地对着这个儿子，其实只是为了自我安慰吧？他如此质问自己。

彰之好像很在意窗外的情况。竖起耳朵一听，荣便听见

了和早上一样的单车声，还有人喘着气往坡道上爬的声音。又是派出所的？——荣问道。不，是邮递员。单车的声音断断续续，在雪道上缓缓向前，每停下一次就会有人做出反应。剩下的则是无穷无尽的沉默。

“话说一九八三年三月初，我也曾像这样翘首期待着邮递员的到来。那年二月底，我带着杉田初江回到普门庵时太过匆忙，很多手续没赶上，所以每天盼着邮递员送宗务所的任命文件过来。没错，当时初江就坐在您的位置上。”

彰之说着，喘了口气。

\*

“先说说我是怎么跟初江重逢的吧。

一九八一年二月，我回到福井，在大本山过了夏安居，秋天则去了福井县大野的末寺——宝庆寺。那座寺庙是寂圆禅师在镰仓时代所建，历史非常悠久。当然它的海拔没有我曾经去过的吉峰寺那么高，但也是深山老林，周围都是高大的杉树与苔藓。实不相瞒，宝庆寺周围的村落因为人口密度太低几乎只剩下几个人，所以也没有专属的施主，僧堂在明治时期毁于大火，去年才重建起来，财政非常吃紧。所谓的专门僧堂只是个空架子，全寺上下就一个堂长加七个普通僧人。从第一次上山算起，我经历了七次冬夏安居，而且年纪摆在那儿，就挂了役寮的职位。

“宝庆寺每日的行持与大本山基本相同，但夏天要给杉树

林除草、打旁枝，冬天则需要扫雪，否则连屋顶都会被雪埋起来，再加上财政吃紧，除了安居期间，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去市中心托钵化缘。可要是走着去，一来一回一天时间就没了，于是只能问一家虔诚的农户免费借了辆货车，塞满六个人开去市中心，大家轮流去，剩下的看家。化缘半天之后，再开着车上山，回到寺院上晚课，吃药石，打两炷香时间的夜禅，在杉树林斜面的水声中无欲无求地睡去。真是一段烦心事少得不能再少的日子。莫非那只是我的错觉？还是说那段日子真的如此逍遥？事到如今我已分不清楚了。但对云水而言，没有比那更舒坦的日子了。正所谓佛量者一隅也，法者一音也<sup>①</sup>。每日坐禅的成败逐渐消失，就像睁着眼睛睡觉一样。身在永平寺时的皈依心与志气变得不那么清晰，但没有欲望，也没有明显的迷茫。说自性清净是好听的，其实并非如此。只是轻松地坐着，呼吸着杉树和泥土的气味，听着线香燃尽香灰掉落的声音，谈何寂寞。在这一炷香时间里我究竟做了什么？我不会如此自问。莫非这就是高祖大师所说的墙壁瓦砾之心吗？

“凡夫俗子，不得举来心量而摸索威仪，拟议威仪<sup>②</sup>。话虽如此，可我总觉得缺了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兴许是我太傲慢了吧。当时除了堂长与我，剩下的六个都是年轻人，最年长的不过二十三岁。一想到他们每天每夜注视着我的后背，我就有种不协调感。有时在托钵的时候收获颇丰，他们便会

① 出自《正法眼藏》。

② 同上。

幸福地笑着说，今天发大财啦。那张红扑扑的笑脸也让我心里不是滋味。这就是我一九八二年夏天。当年我因为远离生活而痛苦，进而选择了下山的道路，可一旦进入了俗家和尚的生活，便陷入了辩道难以持续下去的窘境，不到半年又逃回了丛林中。这回呢？又开始欲求不满了。在一时一时的作佛（成佛）中，佛佛祖祖的要机也发挥着作用，但那究竟是我内心的佛在让我作佛，还是为了我内心的佛而作佛？抑或是为了让佛出现而作佛？还是为了不让我拘泥于坐相之中而作佛？虽说这些心理斗争都是三世诸佛的光明普照下的坐禅，可还是缺些什么。虽说唯佛与佛，但佛绝非人，这便是佛法，那凡夫俗子你能做到的身心脱落究竟是什么呢？重生重死，传承下去的诸佛功德所作的行佛。身心兴许能邂逅时节因缘，可这身心的哪里有佛性呢？又有着什么佛性呢？如此流逝的日子里，向众生说法，又听法的自证三昧又在何处呢？只有在脱落身心上花工夫花心思才能真正做到脱落，但我这个凡夫俗子还没有任何成就。‘自未得度先度他’呢？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sup>①</sup>呢？

“说到底，无论我身在何处，都无法面对我的本态，也就是我的佛。我这人从小就不抱太多期望，但有个怪癖，那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待不久。‘没什么不满意的’反而会让我觉得若有所失，若是得到了满足，我倒会疑神疑鬼，甚至陷入恐惧之中。我的自虐在十多岁的时候与伊东静雄的《放浪半身》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长大了之后我的怪癖也没改，一切都是

① 出自《法华经》。



为了击溃我自身的无为。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不是说剃了个光头就能改造好的。正因为如此，凡夫俗子才要追求辩道，才要追求皈依心，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于是我又回归原点坐好，即便没法取得任何成果，也要姑且先坐着，时而悄然地坐着。然而乍看之下行云流水的端然，反而会催生出一一种不协调感来。

“当时的我并不像那年的腊八摄心一样，为了进入三昧状态拼命勉强自己。这份不明真相的从容对产生了皈依心的身心而言，对行佛的身心而言，可能是最难以对付的吧。在丛林行持的帮助下，我的身心平静了下来，可那真是我吗？我绝不可能达到‘离去既有，离去本无’的境地，可也并非随波逐流，那我究竟会去向何方呢？我不禁产生了疑惑。如果将辩道比作开车，那我刚上山的那三年时间兴许就是开得乱七八糟的三年，那时包围着我的混乱仿佛抓不住的云朵。那些开得很顺利的车定会惊讶地心想，这究竟是不是车啊？有时我只得下车观察一番，可观察了也没有一个结果，只得呆呆地站在原地。正所谓迷茫中的迷茫吧。当然即便如此，佛道也是‘今之恁么不可忧’<sup>①</sup>，这般那般的恁么，就是生之样态的普遍一端，无论它是什么样的都要去接受，这就是佛家的教诲。我声色之恁么位恁么，身心之恁么亦是恁么，唉，若是能想通这种时候也是有的也就罢了。可这才是难事，所以人才会倒地不起。虽说倒地了只能再站起来才行，但人之所以站不起来才是人，最后只得空起。那空也是恁么吗？恁么是空吗？

---

① 出自《正法眼藏》。